



交粮(图文无关)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阵,夏收接近尾声的时候,农户的人们照例是要去交公粮的。

那时候给国家交的农业税,农村里的人们叫征购粮,统一给指定的粮站交小麦,每年夏收割麦时节,县上向各公社分派任务,公社向各大队摊派,大队向小队的农户下具体的数量,据说县上下的任务不是很多,每个村民所负担的粮食旱地区130斤左右不等,水地区要180斤上下,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叫交公粮,有的地方叫交爱国粮。

交粮的时候,农民们的积极性大都是很高的,大队的高音喇叭里一宣布交粮的日期和数量,各家各户就忙碌起来,赶着晒干、扇净、装布袋过秤,去交粮不敢有丝毫的马虎,要拣成色好颗粒饱满的、没有任何杂质的小麦去交,这样省去许多麻烦,到了粮站也顺利。

我们成家庄公社几十个村交粮的地点是成家庄粮站,我村距成家庄粮站8公里的路程,那时候还没有水泥路,村民们也大都是用骡马车,人力车运输,只有个别户有台手扶拖拉机,而且马力小,承载能力也有限,车马往返一来回,仅算路程没有三四个小时是不行的,

到了粮站还要排队、验麦、过秤、入库,交粮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不顺利的话,在粮站待上一到两天也是常有的事。

到成家庄粮站交粮的经历,我只有过一次,那一年我十三岁,人们都忙着要去交粮了,我缠着父亲非要跟着坐坐骡马车,看看热闹,瞧瞧稀奇,父亲在爷爷的劝说下答应带我。那一天,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我打扮得像过年一样,穿着干净的粗布衣服,母亲做饭便准备了窝窝头做干粮。父亲拉骡子套车,扛粮袋子装车,粮是头天下午精心挑选后装好布袋的,我们全家六口人的公粮将近8百斤,装了足足八九个布袋,父亲装好车,用绳子捆结实,让我坐在布袋上抓牢绳子,他牵着骡子,手拿长鞭出发了。天刚蒙蒙亮,我村交粮的人群便纷纷上路,有赶着马车的,有赶着驴车牛车的,有拉着人力车的,大家像赶集似的,急急忙忙向东,一路赶去,各色的车辆排成了一条长龙,马路上尘土飞扬,鞭声阵阵,偶尔传来突突的马达声,赶上来一台手扶拖拉机超越了我们。同人们搭上一两句话,一会儿便消失在飞扬的尘埃中。

交粮

□ 刘云虹

早晨八点钟左右的时分,我村送粮的队伍陆陆续续到达成家庄粮站,这是柳林县成家庄规模还算不小的粮站之一。是由旧社会的寺庙改扩建而成,场院宽阔,粮库高大,坐南向北的古式建筑大门外早已排成了长龙般的畜力车队,大门口进进出出的各种车辆连绵不断,我们排在了大门口不远的地方,听交粮出来的人说,院内的车马很多,还有好几个村子的人在院内等着,显然人家比我们早到了许多时,富有交粮经验的父亲说上午交不成了,只好慢慢等了,我在骡车上吃着干粮,喝着自带的凉水,父亲则找熟人闲聊去了。好长时间,车马才能往前走一段,中午的时候,父亲才好不容易将车赶进粮站大院,人、车、牲口满院都是,各种车横七竖八地摆放着,人们不时地发着牢骚,焦急地来回走动,吸着随身携带的旱烟,粮站不远处成家庄街头那诱人喷香的炒菜味道,那可口松软的豆腐菜谁也不舍得花钱去买去尝,口渴难耐的喝上几口自带的凉水,没有带水的花上二分钱买上一根冰棍润润嘴唇喉咙,在那个年代也算是奢侈了。院里的人群,牲口车马数量绝对超过当时全县的任何一处集市的骡马牲口集,人们急切地盼着粮站工作人员叫号,一听X村的到X号粮库,人们便呼啦啦地向前涌动。

若大的粮站院里没有一棵树可以纳凉,只有墙背背有少数阴凉处可以纳凉,人群聚集在高大的仓库房檐下的阴凉处,更多的人不敢远离车马,牲口们晒得直喘粗气,身上水淋淋的,在火热的阳光下煎熬着,淳朴善良的普通农民们,为了交上爱国粮毫无怨言地忍受着,不时地拽下搭在肩上的羊肚毛巾擦把汗,有时禁不住地发上一两句怨天太热的牢骚。傍晚也就是下午5点多钟了,才听到验粮工作人员的喊声,某人到仓库,于是父亲也喊了一声“驾”,将骡车赶仓库前。

那次交粮还算顺当,轮到验我家的粮了,验粮员二话没说,用二尺多长的凹形钢刺在我

家的粮袋上逐一刺了一遍,划拉一个小洞,将麦粒倒在手心里一看,用嘴一嚼,说了声4级,算是可以过磅了,于是父亲一袋一袋地将麦袋扛上磅台,又一袋一袋地扛进粮仓,倒进指定的麦堆里,将布袋一卷扔进车里,公粮算是交完了,一颗悬着的心才能踏实。

此时,粮站院里已经灯火通明,天已黑了,我也早已饿、渴、累交加,父亲低声说了句咱回,扬手将鞭杆抡个半圆,“叭”地一声鞭响,牵着骡子的缰绳转向粮站大门。往回走一路上坡路,骡子也累坏了,八百多斤的东西压在躯体上10多个小时,父亲只喂了它几口干草,水也没有喝一口,虽然走得很慢,父亲也不舍得鞭打。那天,人困马乏的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夜已很深了,我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疲惫地迈进家门,母亲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鞋等着我们父子。(那时全村停电,家家有自制的煤油灯)炉子上的铁锅里水滚烫地打着旋涡,案板上早已切好的红面面条晾得皮都失去了往日的柔软。

交粮的经历一晃过去三十年,但我时刻清晰地记忆着,那时少年的我,不懂农民的艰苦和辛酸,不曾感受到什么,但父亲和许许多多的普通农民一样,十多年一如日地赶着骡车去交粮,从没有间断过,他们只想着为国家多出一份力。



《红楼梦》小说里的两府乃明代汾州城藩王府

□ 吕世宏

明代朱元璋三儿朱棣封晋王,永乐年间晋王的四儿、六儿同胞兄弟封庆成王、永和王,居汾州城,庆成王为东府,永和王为西府,其府邸皆为敕造。正是《红楼梦》小说里宁国府、荣国府的理想模型。

《红楼梦》贾府分两支,东府宁国公为兄长地位高,西府荣国公为弟。这一格局与汾州二王府相同。庆成王排行老四,《红楼梦》所谓“宁”可理解为丁、宫二字合成,丁则甲乙丙丁排行第四。“宁公居长,生了四个儿子”,暗示宁国公为四哥。冷子兴描述宁荣二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虽说不过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与庆成王生百子的典故暗合。

“荣”字与永字读音和字形都接近。小说里贾母特别强调“我不喝六安茶”,避讳永和王乃晋王“六子”呢,于是妙玉会心地拿出“老君眉”表示对藩王府的尊重。此笔墨酷似金瓶梅里西门庆强调“我不吃金华酒”,皆有点题之隐。贾母“六桥梅花香彻骨”也是一例,六桥本是多座桥的统称,但贾母这里则专指六桥的梅花,六桥是一个有梦的地方,是六府家桥,是怀乡之隐,借用自陆游的咏梅词有亡国之痛。贾寅将自己的梦想写为“六梦”,其实就是乃族永和王之梦。曹寅《广陵同人多和不寐诗再选前韵》:“六梦纷纷倦考麟,灯窗自视息休休”。《江阁晓起对金山》诗云:“淮海维扬旌席间,卧游终日似家山。破窗风影千帆过,欹案茶香六梦删。”六梦,古代指各类梦的总称。曹寅作为个体有他自己的梦想,他的“六梦”显然不是说他有各类梦,而是形容他自己内心里的与现实矛盾的某种梦想。曹寅“六梦”难以实现,所以只好放弃了删除了不去考究了,而且六梦与家山有关,那么这个“六梦”可以理解为他自己独特的“红楼梦”,也就是老六永和王家族的朱楼旧梦了。百家讲坛胡德平老师认为“家山”指北京西山,此

说需要商榷。曹寅出生时父亲在内务府任职,母亲在宫中任职保姆,年龄稍长即迁居南京,后来作为皇宫侍卫也不可能定居北京西山,他哪里来的西山记忆?所以这里的“家山”是一种梦幻中的山西永和王旧梦。朱彝尊孙子给曹寅题诗有“烹茶六一泉……尽日恣沍沍”也提到了六字。西湖六一泉乃纪念欧阳修六一居士而命名,曹寅喜欢在杭州六一泉饮茶,也是自己“六梦”沍沍之会意了。贾宝玉是荣国府,其势力在宁国府之下,是弟弟,与汾州永和府同。贾雨村描述贾宝玉出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泆然溉及四海”。祚永、和风,暗示贾宝玉生于永和府。宝玉佩玉八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宝钗金锁八字“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也是永和之谶语。而且汾州永和王第四代朱奇清谥号荣怀王,第八代谥号荣懿王,而荣国府号荣禧堂。小说里水月庵在城南为宁国府墓地所在,水仙庵在城北为荣国府墓地所在,汾州庆成王墓地多在城南二十里处,而永和王墓地多在城北十里处。

《红楼梦》贾母为什么不吃六安茶?红迷有三种说法,其一六安茶绿茶性寒不适宜老人喝。魏琴心《贾母不喝六安茶》指出康熙朝名臣张英说“六安尤养脾,饱食最宜”,六安茶显然是适宜老人喝的。另外,贾母将老君眉看成六安茶,说明两者差不多都是绿茶,而且刘姥姥说淡,也说明一样是绿茶。故此性寒说不正确。其二洪升派认为避讳六六大顺,因为李自成“大顺”,然而为什么贾母还说“六桥梅花香彻骨”?忠顺王又该怎么理解?显然大顺说不成立。其三摆谱说,贾母爱挑三拣四,故意摆谱贡茶也喝腻了。贾母摆谱,为什么妙玉就已经预见?六安茶是当时的贡茶,老君眉并没有记载,他摆谱应该摆出更有名的茶才对。贾

母是十分迷信的一个人,吃了肉进庙就觉得对不起菩萨了她还摆什么谱,显然仅仅为了摆谱之说也不成立。

《红楼梦》第五回秦可卿判词:“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而贾宝玉是荣国府后裔,尽管也是不肖子孙,但没有宁国府干的坏事多。又见《红楼梦曲好事终》:“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箕裘”是指先辈的事业,再一次将责任归咎于宁国府。此诗将李自成报复汾阳朱氏的责任归咎于庆成王(宁国府)。汾州二王府中东府人多势众民愤较大,与小说也一样。汾州庆成王家族发达与嘉靖帝多次褒奖有关,“贾敬”学界多人肯定即嘉靖音转。第七十八回,“庆国公”与贾政等寻赏桂花时,见贾宝玉作诗,“庆国公”单赠了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小说“庆国公”隐指庆成王后裔。咱们贾府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当指明武宗游太原故事。

《满床笏》是演绎汾阳郡王郭子仪故事的剧本,《红楼梦》多次提及这一剧本,将其作为贾府兴旺的象征,潜在暗示贾府是封居汾州的郡王世家。第二十九回贾母在清虚观打醮时神佛面前点的三场戏:白蛇记、满床笏和南柯梦。《白蛇记》讲沛公斩白蛇起义的故事象征与沛公同乡域的朱元璋起义建立明朝,《满床笏》象征朱氏后裔封居汾阳为郡王度过了一段锦衣玉食的生活,《南柯梦》象征着明朝的衰亡昨日已成红楼梦。

感悟过年

□ 李玉平

一声惊叹说过年
花开花落又一年
大雪小雪又过年
不知不觉年复一年
看似无穷尽的循环
岁岁年年花相似
年年岁岁物是人非不一般
凡是总得顺其自然
忘不掉土窑洞口的红春联
天道酬勤一转眼换了人间

一串感悟对过年
温馨的话语聊不完
是一步一步的新台阶
是百姓传统节日的经典
是对过往日历的珍藏
是对岁月记忆的整编
是对丰硕收获的盘点
是对苦难挫折无怨言
是生命旅程的一个个驿站
是时代记录的一本本年鉴

一种情怀释过年
许多朴实的解读映眼帘
过年是爆竹声声旧岁除
喜看迎春的红梅点点
过年让心中的希望扬帆
是天增岁月人增寿的浪漫
是春满乾坤福满门的期盼
过年是亲人们团聚心梦圆
是人生路上的一次次回望
是生活大舞台上奏响的鼓点

观点